

文艺盛会今昔谈

办得有点像嘉年华会的作家节落幕了，留下一些喜悦、一些遗憾。

十分怀念80年代每两年举办一届的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和国际文艺营。第一届金狮奖由《南洋商报》主办，1982年8月25日举行颁奖礼；《星洲日报》紧接着在1983年1月联合人民协会等多个单位主办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。这年3月两大华文报合并，分别出版《联合早报》与《联合晚报》，金狮奖与国际文艺营也随之合并同时举行。那时文风还算鼎盛，请来的名家、诗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与吸引力，每场演讲听众则四五百人，多时可达千人。

大约30年前的新加坡，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如现在富足，但精神生活却不贫乏，华文艺营的土壤比现在肥沃。为什么现在华文艺营的土壤变得那么贫瘠呢？原因当然跟华文教育的式微有很大关系，文坛老兵在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，大家试图召回远去的辉煌，作家节的出现一阵盛况，那是似曾相识燕归来，这个“燕”已经不是金狮奖时候的“燕”了。两年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带来的“四月风”，吹皱一池春水，风过后，水面又回复平静。

我注意到，来自中国的中学生、大学生，以及在新加坡工作定居的中国新移民，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，整体而言，他们的华文写作水平比本地年轻人高，他们是本地华文文坛的生力军，是历次文艺集会的重要支持者。我当过多年的作文比赛的评审，这个印象更为强烈：来自中国

新加坡不缺“偶像文化”，缺的是“文化偶像”，即缺少大师级的文化人，也缺少大量优秀的文化产品，因为我们的文化土壤不肥沃。



两年前的“文学四月天”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来新发表演讲，当时座无虚席。

英语，两场华语，人数最多是约40人，少的只有20来人。上星期办过的作家与读者见面，有一场人数12名，另一场只有7人，场面太冷清。

活动地点的选定，时间的安排都是影响出席率的因素，再者，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国内知名度高，但在新加坡却没几个人知道。收费也是个问题，花15元听几场演讲不算贵，但花60元跟作家吃一顿饭，有些人就说不

是付不起，而是没必要。华文主流媒体这次给予作家节大力宣传，但看来还是热闹不起来。我于是有个疑问：本届作家节是经过精心周密策划的吗？

当年办金狮奖与国际文艺营，政府没出钱，现在，政府肯撒钞票来办作家节，这原是件好事，我只是希望钱不要花得冤枉，要讲求实效，千万不要搞成表面上热闹的“面子工程”，如果连表面的热闹都谈不上，那就很令人失望。我也希望作家节过了有些肥料沉淀下来，融入我们的文化土壤，成为有助于我们文艺事业成长的养料。

往深一层想，更希望新加坡人引以为荣的不是摩天楼多、汽车多、存款多，而是爱写作的人多，作家与诗人多，高水平的文化产品多。新加坡不缺“偶像文化”，缺的是“文化偶像”，即缺少大师级的文化人，也缺少大量优秀的文化产品，因为我们的文化土壤不肥沃。改造文化土壤，不是单靠花大钱就能办好的，钞票不会自动成为文化事业的肥料。

的学生表现十分优越。无可否认的，这些青少年新移民为我们的文艺土壤添加肥料，在华文文风疲弱的新加坡，我们怎能不珍惜这支生力军吗？

遥想当年金狮奖与国际文艺营举行时，新加坡很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，文艺营却搞得红红火火，足见当时爱好文艺的本地人远比现在多。今天，如果没有为数众多的新移民，我们的文艺活动真的要变成老人集会了。

在今年作家节期间的10月26日，我特地到作家节活动场地之一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校园去转了一圈，只见那里搭起了一个又一个白色帐篷，一些展览、讲座与座谈会就在帐篷内举行。听了三场演讲，一场